

陳永生

# 文字的苦旅

## ——《賣書記》讀後感



特稿

跟唐永泉先生相識，算下來有十年了，茶餘飯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認識有十年了，大約在2015年，彼時我還在雷峰鎮任黨政辦主任，憑著「一支筆」，在縣裡薄有虛名。卻從未先過自己出書。永泉先生從蓬萊到鳳城，路途昭昭，特持《愛的聲音》相贈，感激萬分。近日，翻閱了書中的內容，為一篇《賣書記》掩卷長歎。文字的背後，傳來的是生活和力量。讓我感受最深的，是寫作人的三重艱難：寫作之難、發表之難、賣書之難。

**一、寫作之難**  
一個人能堅持寫作十多年，太難了！

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浮躁的時代，任何事情講究「快，快，再快」。老一輩教我們的「先吃苦，再有甜」的教誨，好像與當下格格不入。人人急著享受今天，明天似乎遙不可及。可明天就在眼前，說話間就到了。今天不努力，甜要從哪來？正如《金魚與木魚》裡唱的「明天的幸福，總要靠今天來修」。永泉先生筆耕不輟十數年，《愛的聲音》也好，《心靈之旅》也罷，文章都是發于心，出于情，他在海灘中拾貝，細細打磨，知道每一個貝殼都有獨特的光芒。佩服！

**二、發表之難**  
作者苦發表久矣。發表是寫作者要碰的第二個壁。不論是誰，哪一個作者，每一本書，如養一個孩子，從十月懷胎，一朝臨盆，到把屎把尿，撫養成人，得投

入多少精力？真要發表的時候，門檻又是那麼高。書裡的每一個字，都是幾千天的不眠之夜。版號的每一個數字，都是血與肉的交織。孤獨的夜晚，你是否品嚐過其中滋味。想起自己第一本完本的小說，出版社均無回音，內心的掙扎實在無法用語言形容。永泉先生相比也經歷過這樣的時刻。發表之難，除了才華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享受等待的孤獨。他的堅持，是我自愧不如的。

**三、賣書難**  
文不「賤賣」，大概是很多文人的心裡聲音。但在唐永泉先生這裡，我看到了另一種聲音。他拉下面子去賣書，卻恰恰挺起了脊梁。他用行動告訴世人，文字，是有價值的。他找過「地中海」校長，也找過國字臉校長，還有同為作家的校長。他的背後，是一位默默耕耘的人，放下身段，去尋找知音。文字只有在懂的人手裡才會閃光。正如如來說的「經不輕傳，法不賤賣」。這不是對文字的輕慢，是對文字的尊重。

合上《心靈之旅》，星星的眼皮都在打架。永泉先生的《賣書記》，表面說的是賣書的艱辛，背後卻蘊含了一代文人對文字的敬畏和執著。

寫作、發表、賣書，三重關，關關難過，重關難過。為什麼？因為文字是有重量的，文字能思考，也能測量時代的體溫，還記錄著發生在身邊的，不能被遺忘的小事。

再次感謝唐永泉先生贈書之情，為後來人點亮一盞燈。謝謝！

（2026年2月28日凌晨）

陳理華

# 記憶深處的朱熹寫作後續



特稿

某日閒暇，我把週五要發表在《海華都市報》上的《記憶深處的朱熹》一文的樣稿，隨手轉發到閩北文學群，順帶和群友閒聊了一句：「我帶著朱熹的身影，從菲律賓走到了美國。」消息剛發出去沒多久，老道士和輕描淡寫兩位群友就迅速點了贊。我笑著回了一句：「不好意思呀，說起來慚愧，那兩個地方我自己都還沒去過呢。」

話音剛落，群裡一位名叫楊立春的文友發來消息：「轉發看看，這不是原創吧？」起初我還愣了一下，不確定他這話是衝我說的，可掃了一眼群聊記錄，彼時群裡只有我發了一篇文章。我便收起玩笑的心思，認真回復：「是原創哦，我對朱熹的最初印象，還是小時候在小湖中學牆上的大字報上看到的。」

這時，雲淡風清接了話：「那時候啊，武夷山還叫崇安，正趕上大批判的年代，到處都是批林批孔批朱熹的標語，紅底黑字，貼滿了街頭巷尾、校園牆壁，各類批判活動也接連不斷，聲勢浩大。福建師範學院——也就是現在的福建師範大學，當時有老師帶著一批年紀稍大的工農兵學員，特意遠赴五夫——朱熹長期生活、講學的地方，專門去批朱熹呢。」

看到這話，一段塵封了許久的記憶瞬間被喚醒，像是被春風拂過的舊書頁，緩緩舒展。我忍不住在群裡補充道：「可不是嘛！那時候批林批孔之風盛行，學校裡要求每個人都得寫批判文章、上台發言，彷彿這是彼時最要緊的事。可我們那時候年紀尚小，懵懂無知，哪裡懂什麼批判之道，又哪裡會寫什麼批判文章？情急之下，只能急中生智，跑到報紙上抄一篇，或是節選一小段，認真認真謄寫在稿紙上，然後攆著那張皺巴巴的稿子，怯生生地站到講台上，聲音細若蚊蚋地念一遍，生怕念錯一個字，更怕被老師看出破綻。」

「那時候的報紙格外稀缺，珍貴得如同寶貝，每個班就只有一張，大概是《福建日報》，我印象裡那會兒還沒有《閩北日報》至少我沒有看到過。所以大家抄來抄去，念的內容都大同小異，甚至有同學抄的段落都一模一樣，卻彼此心照不宣。現在回想起來，當時站在一旁聽我們念稿的老師，估計都快憋出內傷了，看著一群半大的學生念著似懂非懂的批判話語，明明知曉其間的敷衍，卻又不好戳破，只能忍著笑意，故作嚴肅地聽完每一個人的發言。」

不過話說回來，師範大學的那些工農兵學員可真有派頭，能專程奔赴五夫去批朱熹，何等鄭重。

而我們呢，只能在自己班裡應付應付，連五夫的影子都沒見過，更談不上真正瞭解這位先賢的思想與生平了。」

我的話剛發出去，雲淡風清就立馬回復：「工農兵學生可不像你們那樣，只會抄報紙哦！」我無奈地回了句：「我們是真的不會寫批判文章，那時的年紀，連朱熹是誰、做過什麼都一知半解，再說也沒有教我們要怎樣寫批判文章，更別說對他的思想進

行批判了。也不知道是誰先想出抄報紙這個辦法，算是我們這些學生無奈之下的權宜之計，只為應付那些不得不完成的任務罷了。」

雲淡風清見狀，笑著打趣：「這就是群眾的智慧啊，越是情急之下，越能想出應急的辦法，這些接地氣的小聰明，可不是某些人能琢磨出來的！」

他的話，像一把鑰匙，又打開了另一扇記憶的閘門，讓我想起了另一件埋在時光深處的趣事。記得那時候，每到週末，我便會回到鄉下的家裡，跟著大人去生產隊裡幫著插秧。生產隊插秧有個老規矩，先用田耙把水田整平，再用一個長約一米、隔成一格一格的空心木質圓形粘籠子，在平整的田面上慢慢拉一遍，這樣一來，田里就會留下一個個整齊劃一的方形印記，如同棋盤上的格子，規整而有序。我們便順著那些格子插秧，保準插下去的秧苗，一叢叢、一行行，都長得筆直挺拔，疏密均勻。

有一次，一位年長的村民插著秧，指著那些方形印記，笑著問我：「孩子，這是你們在學校裡要批判的『孔子』吧？我們農人插秧時，總把『孔子』畫出來，插上秧苗讓它長出稻子來，能填飽肚子，能養活一家人，這樣可比你們在台上念那些聽不懂的稿子，有意義多了，對吧？」我當時一下子就愣住了，後來才知道，我們當地人都把這些插秧的格子叫做「孔子」，或許是諧音，或許是祖輩傳下來的戲稱。我被這老農樸素而鮮活的想像驚呆了，心裡暗自思忖，他大概是在調侃我們這些學生，不學無術，不懂真正的學問，只會做些無用的表面功夫吧？」

如今再想起這些過往，心裡既有幾分荒誕，又有幾分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慨。那些年的大批判，那些抄報紙應付發言的可笑日子，還有村民無心的一句調侃，都如同散落在時光裡的種子，顯得格外真切，成為了我記憶裡不可磨滅的片段。也正是這些片段，讓我如今再回望朱熹，回望那段特殊的歲月，多了一份從容與清醒，少了幾分當年的懵懂與盲從，也對這位先賢、對那段歷史，有了不一樣的思考與感悟。

其實，這篇文章最初並沒有前面那一大段關於朱熹生平的記述，是在一位研究朱熹的專家指導下才補充添加的。專家說，史論散文不能寫成純粹的抒情散文或小說模樣，即便文中寫的是自己的親身經歷，是自己對朱熹從懵懂到清醒的認知過程，以及後來的思想變化，也必須融入朱熹的生平介紹，要有清晰的導語，概括文章中心，文末還要有恰當的結尾語，這樣整篇文章才能立得住、站得穩，既有溫度，又有深度。

說實話，對於寫史論散文，我還真是個門外漢，起初寫下的文字，只憑著自己的記憶堆砌片段，隨手寫成的散文模式。幸虧有這麼好的專家悉心指點，耐心告知我史論散文的寫法與要義，這篇原本不成形的文章才得以修改完善、順利定稿。

也因此如此，我對朱熹生平的論述，皆源于現有史料——雖說文中那些關於記憶的片段，都是我獨一無二的經歷與感悟，但如今回想起來，楊立春老師說的，並非沒有道理。

泉源森

# 人為何怕死？ 因為未知，所以恐懼



無所不談

死亡，是每個人終將面對的命題，卻也是最讓人避而不談的話題。人為什麼怕死？細細想來，最核心的原因，或許就是兩個字：未知。

我們怕的不是死亡那一刻的痛楚，而是死後究竟會去哪裡；這種不確定性，像一片濃霧籠罩在每個人生命的盡頭。如果死亡是一場旅行，卻沒有人帶回任何一張明信片，沒有人能告訴我們，終點站是什麼樣子的？使人對死後的世界一無所知。

有人想像死後是去另一個世界，或許像人間一樣有山水、有市集、有等待重逢的親人。但也有人認為，死後就是一了百了，意識消散，如同蠟燭熄滅，什麼都沒有了；沒有夢、沒有感覺、沒有「我」。這種「永遠的虛無」比任何恐怖的地獄都更讓人心慌，因為我們無法想像「不存在」是什麼感覺。

不同的宗教，給了不同的答案：佛教講輪迴。死不是終點，而是中繼站；人會根據生前的業力，轉生到六道之中，可能是人、是畜生、是餓鬼，或是進入西方極樂世界。這種說法給人希望，也給人壓力：你現在的作為，決定了你死後的去處。如果有投胎的話，下一世會投胎到哪裡？是貧是富？是身體健康？還是身患殘疾？正是這種不確定性，讓人感到害怕。

基督教與天主教則說，人死後靈魂接受審判，信主者上天堂得永生，不信者下地獄受煎熬。天堂與地獄的二元對立，讓死亡成為一個極其嚴肅的轉折點。

民間信仰描繪了一個陰間世界——有奈何橋、有孟婆湯、有十殿閻羅。人死後要過關、要審判、要投胎。這些具體的想像，某種程度上減少了未知的恐懼，卻也增加了另一種恐懼：萬一我在陰間受苦怎麼辦？

伊斯蘭教的天堂（樂園）與火獄同樣

分明，信徒死後在墳墓中接受兩位天使的審問，回答正確者安息等待復活，回答錯誤者則提前受罰。

有趣的是，無論哪一種宗教，都在做同一件事：為死亡這個未知命題，給出一個可以依靠的答案；人需要答案，哪怕那個答案無法被證明，也好過一無所知。

然而，也有人不相信任何宗教。對他們來說，死後就是意識永遠熄滅，像關掉的電視，再也沒有畫面。這種「一了百了」反而更可怕——因為這意味著，我這一生所有的愛、所有的回憶、所有的奮鬥，最終都歸於虛無。不是去旅行，不是去另一個世界，而是從此不再存在。

但最深層的恐懼，或許不是對死後世界的未知，也不是對虛無的想像，而是對生者親人的牽掛。怕死，是因為怕再也看不到孩子的笑臉；怕死，是因為捨不得年邁的父母白髮送黑髮人；怕死，是因為還有很多話沒跟愛人說，還有很多承諾沒兌現；怕死，是因為不想讓在乎的人難過。這種不捨，比任何宗教的地獄都更讓人揪心。

人怕死，是因為死亡是人生中唯一無法親自經驗的事——當你經驗它時，你已經不存在了（或者你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，卻無法回來告訴我們）。這份恐懼沒有錯，它是人性的一部分。正是因為怕死，我們才懂得珍惜活著的每一天；正是因為不捨，我們才用力去愛身邊的人。

死亡給了生命一個期限，才讓生命變得可貴。我們無法知道死後的世界是什麼模樣，但我們可以決定活著的時候，要成為什麼樣子。

同樣是人生短暫的旅程，何苦要活得那麼不開心，我們要在有限的時間裡，好好愛、好好生活、好好地跟世界說再見。

死亡可怕人人懼，往生去處無人知，  
宇宙萬物皆有序，生命奧秘很神奇；  
天國極樂等候你？還是投胎再轉世？  
每人終會體驗到，當你告別世界時。

劉先衛

# 透明袋裝書並非安全防線 勿讓「一刀切」之舉寒了人心



詩意衡南

日前，據媒體報道，湖北松滋某中學要求走讀生捨棄書包、改用透明塑料袋裝書入校，此舉一經推出便引發輿論熱議。當地教育局迅速介入，責令學校立即糾正錯誤做法、批評教育相關責任人，及時叫停這一簡單粗暴的管理方式，這一糾偏舉措值得肯定。

校方推行透明袋裝書，初表是排查違禁品、保障校園安全，但這種方式實則簡單粗暴、本末倒置。校園安全是辦學底線，防範安全隱患的想法可以理解，但絕不能以犧牲全體學生的便利與尊嚴為代價——安全與尊嚴從來不可偏廢，校園管理更要拒絕形式主義。

書包是學生日常學習的必需品，強制替換為透明塑料袋，既不實用也失尊嚴。塑料袋耐腐蝕性差、易破損，遇雨還會浸濕書本，根本無法滿足學生日常使用需求；更重要的是，透明設計讓學生私人物品一覽無餘，既侵犯了未成年人的隱私，更是對學生的不信任，極易挫傷其自尊、引發抵觸情緒，與教育育人的初衷背道而馳。

這種「一刀切」的做法，本質上是典型的管理懶政。針對個別學生攜帶違禁品的問題，完全可以通過安檢設備檢測、定點抽檢、家校協同教育等精準方式解決，不必讓全體學生為少數隱患買單。所謂的「透明安全防線」，不過是做做表面功夫，治標不治本。

教育管理貴在精細與溫度，安全與尊重從來不是單選題。學校肩負育人與管理雙重責任，更應堅守法治邊界、秉持人文關懷，恪守比例原則，拒絕以安全之名實施簡單化、形式化管理。松滋市教育局的及時糾偏，為各地校園治理敲響警鐘：校園治理既要守牢安全底線，更要尊重學生權利，多一些换位思考、少一些簡單禁令，多一些精準施策、少一些「一刀切」，才能讓管理既有力度又有溫度。

透明袋裝書從來不是校園安全的良方，教育的核心在於育人，管理的關鍵在於以人為本。

唯有平衡好校園安全與人文關懷，採取合理、溫和、精準的管理方式，才能既守住安全底線，也守護好學生的自尊與成長，築牢校園育人淨土。

謝如意

# 小院子春意盎然的自然美



心底流雲

春到人間姍姍紅百花，蜂舞蝶飛忙忙碌碌，而我們的家居雖是偏安一隅波瀾不興，但是心海早已被自然美蕩起了陣陣漣漪，充滿無窮的溫馨和慰藉。

作為一個鄉下人不管做了多少什麼事，總是微不足道無須啟齒的。但是，充盈家居小院子春光明媚中的自然美，既樸實莊重，又嫣然多姿多采耐人尋味。小院子是家居居于自然的一個地方，小院子不時興的歌唱學習，就在那裡進行。小院子南面也有一行大大小小高低低的花盆橫列在水溝邊，雖然無聲無息，卻自然展示自然的異彩紛呈。本來，多個花盆都給我撒了同花菜籽，冒出來後密密麻麻擁擠擠擠，惹得有人自己來要了些去當菜苗種。不過聽說在她那裡生長不如我們這邊的好。而我們這邊的，大概每隔十天就可以收成一次，這對於我已經知足。

每次摘了同花菜，就例行澆農家肥三天，然後等著它們又昂頭爭著向上長時，那又是到了收成的時候了。大概至少收成五次

了吧，一次收成可以煮好幾頓菜。

伴隨著清明來到，插種在花盆裡的種瓜苗昂頭牽藤引蔓，連後來撒種的絲瓜也活了兩棵，看著小院子石欄杆倚著的舊瓜架，我知道了植物生長也要順應農時。比如那些種瓜過早栽種，在不見生長時死了一棵，如今活了兩棵。時到才能開懷！

說不清為什麼，首尾兩個花盆是最屬於共生共榮的。一盆是茄子和紅花，另一盆是茄子和蘆薈及草，也是生機勃勃的。如果說花為小院子增加了鮮艷和美觀，而那蘆薈則成了鄉下人隨時可以分享的造福。

我還特地把花盆落在地上的土劃起來給生長的植物遍做綠肥。然後又給它們都澆了水！也讓同花菜做了對「化作春泥更護花」的詮釋。

小院子春意盎然的陽光下，風雨中，小院子總有自然物種。它們雖然不會說話，但都是生命，不斷成長著，既讓我時時聽到大自然的天籟，又自勉與大自然自強不息止于至善同成長！

2026年4月9日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後坑埔老街老家